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四

列傳

宋

六十八

何鼎

孫傳

陳過庭

張叔夜

聶昌

張閣

張近

鄭僅

宇文昌齡

常

許幾

程之邵

龔原

蒲白

謝文瓘

陸蘊

黃寔

姚祐

李伯宗

何常

葉祖洽

霍端友

蔡疑

何臬字文鎮仙井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擢祕書省校書郎踰年提舉京畿學事召為主客員外郎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兼侍講徽宗數從咨訪欲付以言責或論臬與蘇軾鄉黨宗其曲學出知遂寧府已而留為御史

中丞論王黼姦邪專橫十五罪黼既抗章請去而猶豫未決梟繼上七章黼及其黨胡松年胡益等皆罷梟亦以徽猷閣待制知秦州欽宗立復以中丞召閱月為翰林學士進尚書右丞中書侍郎會王雲使金帥幹里雅布軍還言金人怒割三鎮緩却禮幣弗納曰兼旬使不至則再舉兵於是百官議從其請梟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况金人亦安能保必信割亦未不割亦來宰相主割議梟論辨不已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

地則并其民棄之豈為父母意哉帝頗悟稟請建四道總
管使統兵入援以胡直孺王襄趙野張叔夜領之兵既
響應而唐恪耿南仲聶昌信和議亟檄止之稟解政事
俄以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尹金兵長驅傅城下帝罷
恪相而拜稟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始復三省舊
制時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稟建議請以為元帥密草
詔稿上之乃以康王充天下兵馬大元帥

按建炎以來
朝野雜記載

何文鎮初相金再攻京師康王在河北文鎮請以帛書拜
王為大元帥淵聖可之文鎮既北去御筆藏于其家紹

興中文鎮之弟梁持詣秦丞相乞進
于朝秦万主和惡聞其事抑不奏
陳遵充兵馬元帥

宗澤汪伯彥充副元帥京城失守從幸金帥營遂留不

返既而議立異姓金人曰唯何鼎李若水母得預議鼎

仰天大慟不食而死

按宣和錄載靖康二年正月初九夜金人遣使致書欲車駕再出議和加

金主徽號敵遣高尚書者持書來高奏曰陛下不必親出姑為書或遣親王大臣以行如何欽宗亦

不欲出郊何鼎獨以為必須親出欽宗信之鼎歸自都堂自草勅曰孫傳可太子少傅謝克家可太子賓客輔

太子監國來日車駕出幸金軍時鼎自謂折衝有術對金使歌曰細雨共斜風作輕寒左右及金使皆笑之又

按宋名臣言行錄載金帥再邀鑾輿出郊議未決鼎奏事出云翼日車駕出城曹輔遽云敵意殆不可測此行恐

與前日不同卓厲聲詬輔輔又率馮漸共說之漸與卓同鄉齒長冀幸一聽卓不從宋史本傳論曰欽宗之再詣金營卓實誤之一死不足償也年三十九建炎初詔以為觀文殿大

學士提舉玉局觀使祿其家計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議者指其誤國不行秦檜自北還具道其死時狀乃改贈大學士官其家七人

孫傳字伯野海州人登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為祕書省正字校書郎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時蔡修為尚書傳為言天下事勸其亟有所建修不能用遷祕書少監

至中書舍人宣和末高麗入貢使者所過調夫治舟騷
然煩費傳言索民力以妨農功而於中國無絲毫之益
宰相謂其所論同蘇軾奏貶蘄州安置給事中許翰以
為傳論議雖偶與軾合意亦無他以職論事而責之過
矣翰亦罷去靖康元年召為給事中進兵部尚書上章
乞復祖宗法度欽宗問之傳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
國崇觀法惠民茲時謂名言十一月拜尚書右丞俄改同
知樞密院金人圍都城傳日夜親當矢石讀丘濬感事詩

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是人中訪得無忌龍衛兵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其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有武臣欲為偏裨京不許曰君雖材勇然明年正月當死恐為吾累其誕妄類此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龍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鼎尤尊信傾心

待之或上書見傳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懼必為國
家羞傳怒曰京殆為時而生敵中瑣微無不知者幸與
傳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揖使出又有稱六丁力
士天關大將北斗神兵者大率皆效京所為識者危之
京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索數趣之徙期再三乃啟宣
化門出戒守陴者悉下城毋得竊覘京與張叔夜坐城
樓上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兵敗退墮於護龍河填屍
皆滿城門急閉京遽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

餘衆南遁是日金人遂登城二年正月欽宗詣金帥營以傳輔太子留守仍兼少傅帝兼旬不返傳屢貽書請之及廢立檄至傳大慟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爾苟立異姓吾當死之金人未索太上帝后諸王妃主傳留太子不遣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并宦者二人擊殺之并斬十數死囚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之誤傷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為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

傳曰吾為太子傳當同生死金人雖不吾索吾當與之俱行見金帥面責之庶或萬一可濟傳寓真皇城司其子來省叱之曰使汝勿來而竟來耶吾已分死國雖汝百輩來何益揮使速去子亦泣曰大人以身徇國兒尚何言願力保太子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而徙太子出至南薰門范瑀力止之

按靖康要錄載靖康二年正月十一日孫傳隨太子至南薰門

欲出范瑀以死拒之范瑀先以危言警衛士然後益兵擁皇太子

金守門者曰所欲得

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死

從是夕宿門下明日金人名之去明年二月死於朔廷
按諸原要錄載傳是夕留門下不動黎明金人開紹興門以雅滿命名之出自是後死生不可得而知也
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定

陳過庭字賓玉越州山陰人中進士第為館陶主簿澶
州教授知中牟縣除國子博士何執中侯蒙器其才薦
之擢祠部吏部右司員外郎使契丹過庭初名揚庭辭
曰徽宗改賜今名時人或傳契丹主苦風痺又箭損一
目過庭歸證其妄且勸帝以邊備為念遷太常少卿

起居舍人宣和二年進中書舍人纔七日遷禮部侍郎
未盡一月又遷御史中丞兼侍讀睦寇竊發過庭言致
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朱勔父子
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
刑由是大與權貴逐翻陷以不舉劾之罪罷知蘄州未
半道謫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三年得自便欽宗立
以集英殿修撰起知潭州未行以兵部侍郎召在道除中
丞時節度使范訥丐歸環衛過庭因言自崇寧以來建旄

錢者多不由勛績請除宗室及將帥立功者餘並如訥例
又乞辨宣仁后誣謗姚古擁兵不援太原陳其可斬之罪
七竈諸嶺表進禮部尚書擢右丞中書侍郎議遣大臣
割兩河與金耿南仲以老聶昌以親辭過庭曰主憂臣
辱願効死帝為揮涕歎息因遣南仲昌及城陷過庭亦
以金人拘之軍中因留不得還建炎四年卒于燕山年
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肅

張叔夜字稽仲侍中耆孫也

按東都事略及宋名臣言行績錄俱作者之曾孫

少喜言兵以蔭為蘭州錄事參軍州本漢金城郡地最
極邊恃河為固每冰合必嚴兵以備士不釋甲者累月叔
夜曰此非計也不求要地守之而使敵迫河則吾既殆矣
有地曰天都者介五路間羌人入寇必先至彼點集
然後議所向每一至則五路皆竦叔夜按其形勢畫
攻取之策訖得之建為西安州自是蘭無羌患知襄
城陳留縣蔣之奇薦之易禮賓副使通事舍人知安
肅軍言者謂太優還故官獻所為文歷知舒海秦三州大

觀中為庫部員外郎開封少尹復獻文召試制誥賜進士出身遷右司員外郎使遼宴射首中的遼人歎詫還圖其山川城郭服器儀範為五篇上之從弟克公彈蔡京京遷怒叔夜捩微過貶監西安草場久之召為秘書少監擢中書舍人給事中時吏惰不虔凡命令之出於門下者預列銜使書名而徐填其事謂之空黃叔夜極陳革其弊進禮部侍郎又為京所忌以徽猷閣待制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聲言

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鉅舟十餘載
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
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
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加直學士徙濟南府
山東羣盜猝至叔夜度力不敵乃取舊赦賊文俾郵卒
傳至郡盜聞果小懈叔夜會飲譙門示以閒暇遣吏諭
以恩旨盜狐疑相持至暮未決叔夜發卒五十人乘其
情擊之盜奔潰追斬數千級以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

青州靖康改元金人南下叔夜再上章乞假騎兵與諸將并力斷其歸路不報徙鄧州四道置帥叔夜領南道都總管金兵再至欽宗手札趣入衛即自將中軍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人翼日上道至尉氏與金游兵遇轉戰而前十一月晦至都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敵鋒方銳願如唐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領之加延康殿學士閏月帝登城叔夜陳兵玉津園鎧甲光明拜舞城下帝益喜進資政

殿學士令以兵入城俄發書樞密院連四日與金人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帝遣使齎蠟書以褒寵叔夜之事檄告諸道然迄無赴者城陷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車駕再出郊叔夜叩馬而諫帝曰朕為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衆皆哭帝回首字之曰稽仲努力金人議立異姓叔夜謂孫傳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帥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帥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請如初遂從以北道中不食既次白溝馭者曰進界

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卒年六

十三計聞贈開府儀同三司

按宋名臣言行錄錄載計聞高宗遙拜觀文殿學士

醴泉觀使諡忠文

聶昌字幸遠撫州臨川人始繇太學上舍釋褐為相州教授用蔡攸薦召除秘書郎擢右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為湖南轉運使還為太府卿戶部侍郎改開封尹復為戶部昌本厚王黼既而從蔡京為黼所中罷知德安府又以鄉人訟謫宗信軍節度副使安置衡州欽宗立

吳敏用事以昌猛厲徑行為可助己自散地授顯謨閣直學士知開德府道拜兵部侍郎進戶部尚書領開封府昌遇事奮然不顧敢誅殺敏度不為用始憚之引唐恪徐處仁等共政獨遺昌李綱之罷太學生陳東及士庶十餘萬人撾鼓伏闕下經日不退過內侍輒殺之府尹王時雍麾之不去帝顧昌俾出諭旨即相率聽命王時雍欲寘東等獄昌力言不可乃止昌再尹京惡少年怙亂晝為盜入官民家昌悉彈治正法而縱博奕不之

問或謂令所禁昌曰姑從所嗜以懈其謀是正所以禁其為非耳昌舊名山至是帝謂其有周昌抗節之義乃命之曰昌京師復戒嚴拜同知樞密院入謝即陳扞敵之策曰三關四鎮國家藩籬也聞欲以畀敵一朝渝盟何以制之願勿輕與而檄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遏其衝簡禁旅以備出擊墜河流以斷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勁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墮吾網中臣願激合勇義之士設伏闕門出不意掃其營以報帝壯之命提舉

守禦得以便行事會金人再議和割兩河須大臣報
聘詔耿南仲及昌往昌言兩河之人忠義勇勁萬一不
從必為所執死不瞑目儻和議不遂臣當分遣官屬促
勤王之師入衛許之行次永安與金將尼雅滿遇其從
者稱閣門舍人止昌徹繳令用膀子贊名引見昌不可
卒以客禮見昌往河東至絳絳人開壁拒之昌持詔抵
城下縋而登州鈴轄趙子清麾衆害昌抉其目而鬻之
年四十九建炎四年始贈觀文殿大學士諡曰忠愍昌

為人疎雋喜周人之急然恩怨太明睚眦必報王黼之死昌寶遣客刺之棄屍道旁遂附耿南仲取顯位左右其說以誤國卒至禍變而身亦不免焉

張閣字臺卿河陽人第進士崇寧初由衛尉主簿遷祠部員外郎資閱淺為掌制者所議蔡京主之乃止俄徙吏部遷宗正少卿起居舍人屬疾不能朝改顯謨閣待制提舉崇福宮疾愈拜給事中殿中監為翰林學士河北諸帥以繕城訖役降獎詔有中貴人為之地將繼此策

賞閣言此牧伯常職若獎之恐開邀功生事之路徽宗
以爲是格不下京免相閣當制歷數其過詞語適拔人
士多傳誦之京復相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浙部和買
絹杭獨居十三戶有至數百匹者閣請均之他郡杭久
闕守閣經理有敘去惡少年之爲人害者州以理聞召
拜兵部尚書兼侍讀復爲學士上日特賜敕詔且有意
大用未幾卒年四十六閣初出守杭思所以固寵辭日
乞自領花石綱事應奉由是滋熾云

張近字幾仲開封人第進士累遷大理正發運使呂溫卿以不法聞近受詔鞠治溫卿謾不肯置對近言溫卿所坐明白儻聽其蔓詞懼為株連者累詔以衆證定其罪提舉河北東路常平西路刑獄入為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以集賢殿修撰知瀛州遼使為夏人請命而宿兵以臨我近請亦出秦甲戌北道伐其謀邊人呂懺兒入瓦橋為盜吏執之遼人因略宋民為質近言朝廷方繼好息民當使曲在彼一偷之得失不足為輕重釋之

便滄民漁於海遼卒利其饒而私舉網取魚守兵與之
鬪斬級三十二州將請賞之或言所殺乃平人宜論如
律議弗決近言邊人貪利喜功遂賞之則為國起怨然
彼挾兵涉吾地謂之非盜可乎如罪以擅興他日將誰
使禦敵願兩置賞刑畧而不問從之出鎮高陽累加顯
謨閣待制直學士徙知太原府以疾提舉洞霄宮先承
詔買馬三千給收戶近悉斂諸民而不予直為御史所
劾失學士二年復之卒年六十五

鄭僅字彥能徐州彭城人第進士為大名府司戶參軍
留守文彥博以為材奏改司法遷寇氏令河決府西檄
夜下調夫急僅方閱保甲盡籍即行先他邑至決遂塞
使者怒劾之留守王拱辰爭於朝猶坐罰金時河朔饑
盜起獨寇氏無之且戒不入境知福昌縣復值歲饑悉
意賑貸民不流亡提舉京東常平入為戶部員外郎至
太府卿加直龍圖閣為陝西都轉運使論餽餉河湟功
進集賢殿修撰顯謨閣待制僅請籍閒田為官莊是歲

鎮戎德順收穀十餘萬會西寧高永年戰沒熙河帥臣
歸咎官莊奪虜荒地致其怨叛詔罷之議者以為惜改
知寧州諸軍多殺老弱持首要賞僅下令非強壯而能
生致者賞半之有內附羌追寇得老人不忍殺擒之乃
其父也相持哭一軍感動時諸路爭進討秦提僅獨保
境不生事寇一不犯徙秦州復為都轉運使召拜戶部
侍郎改吏部侍郎知秦州以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
卒年六十七贈光祿大夫諡曰修敏子望之自有傳

字文昌齡字伯修成都雙流人進士甲科調榮州推官
熊本經制梓夔辟幹當公事凡攻討招襲建南平諸城
砦皆出其畫遷大理丞本歸闕言其功擢提舉秦鳳路
常平改兩浙神宗患司農圖籍不肅選官釐整昌齡以
使夔路入辭留為寺主簿遂拜監察御史廊延帥奏所
部劉紹能與西羌通將為患帝察其不然命昌齡鞫之
果妄昌齡因請深戒守臣毋生事徼賞以靖邊人之心
使還賜五品服尚書省建以為比部員外郎時官曹更

新統紀未立昌齡悉力從事其所立綱要請於朝而行
之改吏部員外郎出京西轉運副使召為左司員外郎
送遼使至雄州當宴從者不待揖而坐昌齡誚其使使
者陽若不服而心悟其非卒成禮去遼太常少卿詔議
郊祀合祭論者不一昌齡曰天地之數以高卑則異位
以禮制則異宜以樂舞則異數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
具日至之時皆有辨而不亂夫祀者以類應類以氣合
氣然後可以得而親可以冀其格今祭地於圜丘以氣

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
後竟用其議改直祕閣知梓州歷壽州河中府鄧鄆青
三州徽宗立召為刑部侍郎徙戶部侍郎陝西餽芻糧
於邊舊制令內郡轉給為民病昌齡建言止輸其州而
令量取道里費助邊糴從之歲省糴價五百萬公私便
之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後為戶部侍郎知青杭越
三州卒年六十五子常

常字權可政和末知黎州有上書乞於大渡河外置城

邑以便互市者詔以訪常常言自孟氏入朝藝祖取蜀
輿地圖觀之畫大渡為境歷百五十年無西南夷患今
若於河外建城立邑虜情攜貳邊隙寢開非中國之福
尋提舉成都路茶馬自熙豐以來歲入馬蕃多至崇觀
間其法始壞提舉官歲以所入進羨餘吏緣為姦市馬
裁十一二且負其直夷人皆怨常盡革其弊馬遂溢額
加直祕閣改知夔州進祕閣修撰官累中天大夫

許幾字先之信州貴溪人入太學擢第調高安樂平主

簿知南陵縣還民之託僧尼為姦者數百人提舉東西
常平為開封府推官進至將作監吏與匠比為姦欺凡
斷削塗墍舟輻之工當以次用而始役即聚給甚糜費
亡藝而患不均幾逆為之程費省工倍再遷太僕卿戶
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鄆州梁山濼多盜皆漁者窟
穴也幾籍十人為保使晨出夕歸否則以告輒窮治無
脫者幾有吏幹善理財由是四入戶部至尚書嘗以搖
泉布法罷又以治染院事失實知婺州進樞密直學士

河北都轉運使徙知成德軍知太原府張商英裁損吏祿幾預其議貶永州團練副使安置袁州遇恩復中大夫卒

程之邵字懿叔眉州眉山人以父蔭為新繁主簿熙寧更募役法常平使者欲槩州縣民力以羨之相補之邵曰此法乃成周均力遺意當各以一邑之力供一邑之役豈宜以此邑助他邑使者愧服辟之邵為屬熊本察訪蜀道歸語諸朝曰田役法初行成都路為最詳之邵

力也詔召見入為三司磨勘官得隱匿數十萬緡徙副使塞周輔計度江嶺鹽還除廣東轉運判官元祐初提舉利梓路常平周輔得罪亦罷知祥符縣俄知泗州為夔路轉運判官夔守強很不奉法劾正其罪入寧并鹽為利博前議者輒儲其半供公餘鬻於民使先輸錢鹽不足給民以病告之卽盡發所儲與之商賈既通關征增數倍除主管秦蜀茶馬公事革黎州買馬之弊歲以仲秋為市市四月上以羨茶入熙秦易戰騎得良馬益多

知鳳翔府民負債無以償自焚其居而紿曰遺火有主
藏吏殺四婢人無知者之卽俱發摘岐人傳誦徙鄭州
元符中復主管茶馬市馬至萬匹得茶課四百萬緡童
賁用師熙岷不俟報運茶往博糴發錢二十萬億佐用
度連加直龍圖閣集賢殿修撰三進秩為熙河都轉運
使秦鳳出師命之經制卽言已備十萬騎可食三百日
擢顯謨閣待制敵犯熙河之卽攝帥事屯兵行邊境解
去俄得疾卒方錡功轉大中大夫不及拜贈龍圖閣直

學士子唐至寶文閣學士

龔原字深之

東都事略作深父

處州遂昌人少與陸佃同師王

安石進士高第元豐中為國子直講以虞蕃訟失官哲

宗即位詣訴理所得直為國子丞太常博士方議祀北

郊原言合祭非理此漢儒陋說願亟正之加祕閣校理

充徐王府記室出為兩浙轉運判官紹聖初召拜國子

司業旋兼侍講遷祕書少監起居舍人權工部侍郎為

曾布所重安惇論其直講時事以集賢殿修撰知潤州

徽宗初入為祕書監進給事中時除郎官五人皆執政
姻戚悉舉駁之又論郝隨得罪不得居京師鄧洵武不
宜再入史院謂帝為哲宗服當循三年禮主議者斥其
妄黜知南康軍改壽州俄用三年之制乃復修撰知楊
州還朝歷兵工部二侍郎除寶文閣待制知廬州陳瓘
擊蔡京原與瓘善或謂原實使之奪職居和州起為亳
州命下而卒年六十七初王安石改學校法引原自助
原亦為盡力其後司馬光召與語譏切王氏原反覆辨

抹不少衰為司業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子
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一時學校舉子之文靡
然從之其敝自原始

按宋史此下有崔公度傳度媚
附安石無善蹟足錄今從刪

蒲卣字君錫閬州人中進士第歷利州司戶參軍三泉
主簿知合江金水縣通判文州有獻議者欲開文州徑
路達陝西卣言洮岷積石至文甚過自文出江油鄧艾
取蜀故道異時果莊欲從此窺蜀為其阻隘而止夏人
志此久矣可為之通道乎議遂塞為睦親宅教授提舉

湖北京西常平崇寧均田轉運使以用不足將度費以
定稅旨曰詔旨所以嘉惠元元初不在增賦也宛壤地
廣沃國初募民墾田得為世業好訟者稍以易佃法搖
之旨一切禁止有持獻於權貴而降中旨給賜者旨言
地盈千頃戶且數百傳子至孫久一旦改隸衆將不安
先朝明詔具在不可易也朝廷是其議提點湖南刑獄
知鼎澧隴寧四州復提舉潼州路刑獄有議榷酤於瀘
敘間云歲可得錢二十萬旨言先朝念此地夷漢雜居

故弛其權禁以惠安邊人今所行未見其利乃止累官
中大夫卒年七十二

謝文瓘字聖藻陳州人進士甲科教授大名府元豐中
上疏言臣下推行新法多失本意而榜笞禁錮民受其
虐梏克聚斂不勝多門其不急之征非理之取宜罷減
之大臣以為訕朝廷議置之罪神宗曰彼謂奉法者非
其人耳匪訕也哲宗時御史中丞黃履薦為主簿三年
不詣執政府召對除祕書省正字考功右司員外郎紹

聖末都水使者議建廣武四埽石岸黃流湍悍役人多
死一方甚病功不可成而使者申前說愈力文瓘條別
利害罷其役徽宗立擢起居舍人給事中詔修神宗實
訓文瓘請擇當時大政事大黜陟節其要旨而為之說
然所論率主王安石謂神宗能察衆多之謗任之而不
貳於是朋黨消而威柄立遼主洪基殂使往弔之令從
者變服而入貶秩二等崇寧元年出知濮州尋治黨事
坐元豐上䟽及嘗詔呂公著書再調邵武軍移處州帝

披黨籍曰朕究知文瓘本末命出籍適以為集英殿修
撰知濟州卒子貺宣和中為駕部員外郎知汝州欽宗
時上封事十篇論事切至使金還提點京西北路刑獄
金人侵汝州貺自襄陽領兵往援戰死

按宋史此上有
沈銖傳及銖弟

錫附傳又路昌衡傳俱
無事蹟足錄並從刪

陸蘊字敦信福州侯官人少知名登進士第為太學春
秋博士經廢員省改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崇寧中提
舉河北兩浙學事召對言元祐異意俗學近詔不以使

一路而猶得為守令臣愚未知其可遂拜禮部員外郎
轉吏部遷辟雍司業太常少卿議原廟不合黜知瑞金
縣還為太常進國子祭酒中書舍人請葺諸州天慶觀
立學事司考課法遷大司成擢御史中丞蘊頗論事嘗
言御筆一日數下而前後相違非所以重命令輔相大
臣宦官戚里賜第築營縱撤民居縣官市材於民而不
予直貴游子弟以從官領閒局奉朝請為員猥多無益
於事又賜予過制中外用度多於賦入數幸私室卑尊

卑之分亦非臣下之福其言皆中時病以龍圖閣待制
知福州改建州加顯謨閣直學士引疾提舉鴻慶宮方
二浙用兵旁郡皆繕治守備蘊聞命就道使者劾為避
事奪職稍復集英殿修撰卒

黃寔字師是陳州人登進士第歷司農主簿積官提舉
京西淮東常平元豐末議罷提舉官命未布寔舅章惇
屬蔡確徙寔提點開封縣鎮遷提點梓州路兩浙刑獄
京東河北轉運副使哲宗議召用曾布及林希沮之乃

以知陝州為江淮發運副使賀遼主登位及境逆者移牒來稱為賀登寶位使寔報以受命無寶字拒不受還除太僕卿再擢寶文閣待制知瀛州徙定州朝旨籍民兵旁郡因緣擾困寔懷轍不下而畫利害請之事得寢卒于官贈龍圖閣直學士寔孝友敦睦世稱其內行蘇轍在陳與寔游因結昏其後又與軾友善紹聖黨禍寔以章惇甥獲免

姚祐字伯受湖州長興人元豐末第進士徽宗初除

州路轉運判官且行會帝幸禁苑御弓矢祐奏聖武臨射賦帝大悅留為右正言歷陳紹述之說遷左司諫建議置輔郡以拱大畿進殿中監六尚局官制成凡所以享上率屬察舉稽違殿最勤惰之法皆祐裁定以親老請郡授顯謨閣待制知江寧府時召捕張懷素祐追獲之復為殿中監踰歲以直學士知鄭州改秦州或請調熙河弓箭士徙邊以省吏戍祐謂人情懷土重遷丐以二年為更發之期滿歲樂業而願留者乃聽且請擇熙

秦富民分丁授地蠲役借糧以勸耕植益廣秦之東西
川建城壁嚴保障以控熙河涇原皆從之復為殿中監
改吏部侍郎命鎮蜀用母老辭遷工部尚書加龍圖閣
學士為大名尹進延康殿學士復為工部尚書徙禮部
母喪服除知太原府以提舉上清寶籙宮卒贈特進諡

曰文僖

按宋史此下有樓异沈積中
二傳無事蹟足錄今從刪

李伯宗字會之河陽人第進士知內丘咸陽太康縣建
言朝廷行方田均稅之法令以豐歲推行今州縣吏苟

簡懷異者指熟為災而貪進幸賞者掩災為熟望深察其違戾而寘諸罰括縣壯丁為兵得千人上其名數與按閱之法知樞密院蔡卞喜而薦之提舉京畿保甲使行其說增籍二萬已而有訴者陳牒至八百七十左遷通判相州提舉白波輦運提點江淮坑冶鑄錢入為將作少監歷大理卿開封民有鬻神祠故帽飾以龍者吏以為乘輿服御伯宗曰此無他當生不應為爾尹不從具以請如伯宗議

按宋史本傳議坐開封民罪一事載入為將作少監之下歷大理卿之上

考將作少監無讞獄論罪之
責今移置歷大理卿之下 入對言今情重法輕者許

奏請而情輕法重者不得焉恐非仁聖忠恕之意徽宗
納之遷刑部侍郎與王黼不相能用胥吏微過罷提舉
崇福宮明年知同州徙陝西都轉運使以通奉大夫顯
謨閣待制卒贈光祿大夫謚曰榮

按宋史此下有汪辦
傳辦三十年以儒名

官無事蹟足
錄今徙刪

何常字德固京兆人中進士第為開封府兵曹紹聖初
或言蘇軾主文柄取士之非毀宗廟者常預其間出通

判原州歷將作丞陝西轉運判官熙河轉運副使議者
欲貸民金帛而使入粟塞下常曰車牛轉輸民力已病
然未至於死亡者粟自官出民猶無害也今強以金帛
使自入粟懼非貧弱之利熙帥及監軍劾之貶秩徙成
都路中使持御札至今織戲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常奏
旗者軍器之飾敢不奉詔戲龍羅唯供御服日衣一匹
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為減四
之三除直龍圖閣加集賢殿修撰以顯謨閣待制知秦

州轉通議大夫諫告夏人多築堡柵朝議出兵牽制常
言羌人生長射獵今困於版築違所長用所短可待其
敝鎮秦六歲察訪方卽劾其越法貨酒借米麴於官獄
具謫昭化軍節度副使數月復其官終右文殿修撰年

七十三

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熙寧初策試進士祖洽所對專
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為第
一簽書奉國軍判官判登聞檢院由國子丞知湖州留

為校書郎元祐初歷職方兵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進
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論其對策訛及宗廟祖洽自
辨蘇軾劉攽言祖洽謂祖宗紀綱法度因循苟簡願朝
廷與大臣合謀而新之可以為議論乖謬若謂之訛則
不可於是但出提點淮西刑獄紹聖中入為左司郎中
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祖洽性狼愎喜諛附密言王
珪於冊立時有異論願稽合羣情決之獨斷珪遂追貶
又言司馬光呂公著獲終牖下恩禮隆縟蔡確受遺定

策而貶死嶺外乞恤其孤其論率類此坐舉王回出知
濟州徙洪州以牟利黷貨聞祖洽與曾布厚人目為小
訓狐布用事欲以吏部侍郎召韓忠彥不可白為寶文
閣待制知青州未赴布竟引為吏部布罷乃出知定州
且行大言於上至云當時蔡確稍失事幾王珪果遂姦
謀則神宗遂失正統不知今日神器孰歸臣為朝廷宗
社明確之功正珪之罪勸沮忠邪於千萬年以此報神
宗足矣徽宗怒其躁妄降集賢殿修撰提舉沖佑觀自

是不復用久之知洪州改亳州加徽猷閣直學士政和

末卒

按宋史此下有時彥傳
事無足為勸懲今從刪

霍端友字仁仲常州武進人徽宗即位策進士第一授
宣義郎不閱月擢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起居郎
中書舍人服金紫故事舍人唯服黑角帶帝日給事舍
人等爾而服飾相絕如是始命犀帶佩魚進給事中大
司成禮部侍郎端友言朝廷尊安重內輕外可令內外
侍從更出迭入以奉禁闥殿大邦俾天下之勢如持衡

庶無首重尾輕之患疏入即請補郡迺以顯謨閣待制
知平江改陳州為政以寬聞不立聲威陳地汙下久雨
則積潦時疏新河八百里而去淮尚遠水不時洩端友
請益開二百里徹于淮自是水患遂去內侍石燾傳詔
索瑞香花數十本端友不可疏罷之復以禮部召轉吏
部官至通議大夫卒贈宣奉大夫

按宋史此下有俞稟
傳與時彥傳同今從

刑

蔡蕤字文饒開封人崇寧五年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

復用卽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
紹聖之續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
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
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動搖
國是願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於是擢為第一以所對
頒天下甫解褐卽除祕書省正字遷起居舍人未幾為
中書舍人自布衣至侍從纔九月前所未有也旋進給
事中一意附蔡京叙族屬尊為叔父京命攸修等出見

疑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此諸父行也遽列拜之八
寶赦恩詔兩省差擇元祐黨人情輕者出籍疑不肯書
言者論其不能推廣上恩出知和州明年加顯謨閣待
制知杭州始疑未第時以書謁陳瓘稱其諫疏似陸贄
剛方似狄仁傑明道似韓愈及對策所持論頓異遂欲
害瓘以絕口因其子正彙告蔡京不軌執送京師疑復
入為給事中又與宰相何執中謀使石忭治瓘幾不免
事具瓘傳御史毛注言疑巧言惑眾造為釁端疏入不

報范杲中者頃以上書入邪等至是進階疑言杲中當
毀神考哲宗有弗共戴天之讐自今春黨人復官士論
駭愕有致疑於紹述者乞削其敘遷昭示好惡從之張
商英作相常安民與之書激使為善疑弟策剽其稿示
疑即論之以搖商英疑遷翰林學士坐妄議政事罷提
舉洞霄宮起知建寧府方建神霄宮疑先一路奏辦下
詔褒獎召為學士承旨禮部尚書嘗陰附權倖事覺徽
宗令入對將面詰之踰月不奉詔帝怒命黜之御史言

疑游太學則挾詭計以鉗諸生居侍從則扶私事以脅
宰輔處門下則借國法以快私忿為郡守則妄尊大而
濫監司宜重寘諸罰遂貶單州團練副使房州安置宣
和中復龍圖閣直學士再知杭州為政喜怒徇情任刑
太慘方臘亂後西北戍卒代歸人得犒絹疑禁民與為
市乃下其直彊取之卒怒乘疑夜飲客縱火焚州治將
殺之疑知事勢洶洶踰垣走免詔奪職罷歸明年以徽
猷閣待制卒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五

中書臣李米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五

列傳

宋

七十九

賈易

董敦逸

上官均

楊畏

崔台符

楊汲

呂嘉問

李南公

虞策

典

郭知章

劉拯

錢適

吳執中

劉曷

宋喬年

昇

蔡居厚

蔣靜

賈偉節

崔鷗

張根

任諒

周常

賈易字明叔無為人七歲而孤母彭以紡績自給使從
學年踰冠中進士甲科調常州司法參軍自以儒者不
開法令歲議獄唯求合於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
訖去郡中稱平元祐初為太常丞兵部員外郎遷左司

諫論呂陶不爭張舜民事與陶交攻遂劾陶黨附蘇軾
兄弟併及文彥博范純仁宣仁后怒其訐欲謫之呂公
著救之力出知懷州御史言其謝表文過從廣德軍明
年提點江東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遂疏彥博至和建
儲之議為不然宣仁后命付史館彥博不自安解平章
而去蘇轍為中丞易引前嫌求避改度支員外郎孫升
以為左遷又改國子司業不拜提點淮東刑獄復入為
侍御史上書言天下大勢可畏者五一曰上下相蒙而

毀譽不得其真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責三曰
經費不充而生財不得其道四曰人材廢闕而教養不
以其方五曰刑賞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其言雖頗切
直然皆老生常談志於抵阨時事無他奇畫蘇軾守杭
訴浙西災潦甚苦易率其僚楊畏安鼎論軾姑息邀譽
眩惑朝聽乞加考實詔下給事中范祖禹封還之謂宜
闕畧不問以活百姓易遂言軾頃在揚州題詩以奉上
帝遺詔為聞好語草呂大防制云民亦勞止引周厲王

詩以比熙寧元豐之政第轍蚤應制科試文繆不應格
幸而濫進與軾皆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至指李林甫
楊國忠為喻議者由是薄易出知宣州除京西轉運副
使徙蘇州徐州加直祕閣元符中累謫保靜軍行軍司
馬邵州安置徽宗立召為太常少卿進右諫議大夫陳
次升論其為曾布客改權刑部侍郎歷工部吏部未滿
歲為真以寶文閣待制知鄧州尋入黨籍卒年七十三
董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登進士第調連州司理參

軍知穰縣時方興水利提舉官調民鑿馬渡港云可灌田二百頃敦逸言於朝以為利不補害核實如敦逸言免役夫十六萬全舊田三千六百頃徙知弋陽縣寶豐銅冶役卒多困於誘畧有致死者敦逸推見本末縱還鄉者數百人稍遷梓州路轉運判官元祐六年召為監察御史同御史黃慶基言蘇軾昔為中書舍人制誥中指斥先帝事其弟轍相為表裏以紊朝政宰相呂大防奏曰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彊兵鞭撻不庭一時羣臣將

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揀改蓋事理當然爾比惟元祐以來言事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動搖朝廷意極不善轍復奏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告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亦豈是謗毀先帝者邪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爾元祐改更蓋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宣仁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皇帝宜深知於是

敦逸慶基並罷敦逸出為湖州運判改知臨江軍紹聖
初軾輟失位劉拯訟敦逸無罪哲宗記其人曰非前日
白鬚御史乎復除監察御史論常安民為二蘇之黨凡
論議主元祐者斥去之改工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
左司諫侍御史瑤華祕獄成詔詣掖庭錄問敦逸察知
冤狀握筆弗忍書却隨從旁脅之乃不敢異獄既上於
心終不安竟上疏具畧云瑤華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
察詔下之日天為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也人為之流涕

是人不欲廢也臣嘗閱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哲宗讀之
怒蔡卞欲加重貶章惇曾布以為不可曰陛下本以皇
城獄出於近習故使臺端錄問冀以取信中外今謫敦
逸何以解天下後世之謗哲宗意解而止明年用他事
出知興國軍徙江州徽宗卽位加直龍圖閣知荆南召
入為左諫議大夫敦逸極言蔡京蔡卞過惡遷戶部侍
郎卒年六十九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神宗熙寧親策進士擢第二為

北京留守推官國子直講元豐中蔡確薦為監察御史
裏行時相州富人子殺人讞獄為審刑大理所疑京師
流言法官竇莘等受賕蔡確引猜險吏數十人窮治莘
等慘酷無敢明其寃均上疏言之乞以獄事詔臣參治
坐是謫知光澤縣莘等卒無罪天下服其持平有巫託
神能禍福人致賢甚富均焚像杖巫出諸境還監都進
奏院哲宗卽位擢開封府推官元祐初復為監察御史
議者請兼用詩賦取士宰相遂欲廢經義均言經術以

理為主所根者本詩賦以文為工所逐者末今不計本末而欲襲詩賦之弊未見其為得也自熙寧以來京師百司有謁禁均言以誠待人則人思竭忠以疑遇物則人思苟免願除開封大理外餘皆釋禁以明洞達不疑之意遂論青苗以為有惠民之名而無惠民之實有目前之利而為終歲之患願罷之復為常平糴糶之法又言官冗之弊請罷粟補吏減任子員節持奏名之濫增攝官之舉數抑胥吏之幸進以清入仕之源詔有司議

久之不能有所省因請對力陳之宣仁后曰當從我家
始乃自后屬而下至大夫悉裁其數又言治天下道二
寬與猛而已寬過則緩而傷義猛過則急而傷恩間者
監司務為慘刻郡縣望風趣辦不暇以便民為意陛下
臨御務從寬大為吏者又復苟簡縱弛猛寬二者胥失
願明詔四方使之寬不縱惡猛不傷惠以起中和之風
詔下其章蔡確弟碩盜貸官錢以萬計獄旣上均論確
為宰相挾邪撓法當顯正其罪以厲百官張璪李清臣

執政與正人異趣相繼擊去之監察御史張舜民論邊事因及宰相文彥博舜民左遷均言風憲之任許風聞所以廣耳目也舜民之言是當行之其言非當容之願復舜民職不從臺諫約再論均謂事小不當再論王巖叟遂劾均反覆巖叟移官均遷殿中侍御史內不自安引義丐去改禮部員外郎居三年復為殿中侍御史西夏自永樂之戰怙勝氣驕欲復故地朝廷用趙鼎計棄四砦至是又請蘭州為砦地均上疏曰先王之御外國

假惠以濟威須威以行惠然後外國且懷且畏無怨望輕侮之心今西夏所爭蘭州砦地皆控握要路輕予恐夏人擣虛熙河數郡孤立難守若繼請熙河故地將何辭以拒之是傳虎以翼借寇以兵不惟無益祇足為患不如治兵積穀畫地而守使夏人曉然知朝廷意也時傅堯俞為中書侍郎許將為左丞韓忠彥為同知樞密院三人者論事多同異俱求罷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若悻悻然辯論不顧事體何以

觀視百寮堯俞等雖有辯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
大過望令就職詔從之御史中丞蘇轍等尚以為言均
上疏畧曰天下之事以是非為主所論若當雖異不害
其為善所論若非雖同未免為不善今堯俞等但不能
協和實無大過蘇轍乃以許將當時已定議既而背同
列之議均以為將舍同列之議上奉聖旨是能將順其
美不當反以為過惡若使不忠雖與同列協和是乃姦
臣爾非朝廷之利也將罷均又言呂大防堅彊自住每

有差除同列不敢異唯許將時有異同轍素與大防善盡力排將期於必勝臣恐綱紀法令自此敗壞矣因論轍當公是公非別白善惡不當妄言遂乞罷出知廣德軍改提點河北東路刑獄紹聖初召拜左正言時大防轍已罷政均論大防轍六罪並再黜大防史禍由此起又奏罷詩賦專以經術取士宰相章惇欲更政事專黜陟之柄陰去異已出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成都府召朱服為中書舍人均言汝礪不可出服不可用惇怒遷均

為工部員外郎尋提點京東淮東刑獄歷梓州淮南轉
運副使知越州徽宗立入為祕書少監遷起居郎拜中
書舍人同修國史兼哲宗實錄修撰遷給事中太學生
張寅亮應詔論事得罪屏斥均言寅亮雖不識忌諱然
志非懷邪陛下既招其來又罪其言恐沮多士之氣寅
亮得免時宰相欲盡循熙豐法度為紹述以風均均曰
法度惟是之從無彼此之辯由是不協以龍圖閣待制
知永興軍徙襄州崇寧初與元祐黨籍奪職主管崇禧

觀政和中復集賢院修撰提舉洞霄宮久之復龍圖閣

待制致仕卒年七十八

按宋史比下有來之邵葉濤二傳皆汙險阿諛毀正人無善

蹟足錄

並從刪

楊畏字子安其先遂寧人父徙洛陽畏幼孤好學事母

孝擢進士第調成紀主簿不之官刻志經術以所著書

謁王安石自是尊安石之學以為得聖人之意除西京

國子監教授舒亶薦為監察御史裏行時有御史中丞

出為郡守監司薦之畏言侍從賢否上所素知監司乃

敢妄薦蓋為異日地爾乞戒其觀望舒亶有盜學士院
厨錢罪為王安禮所白畏抗章辯論以為可謂之失未可
謂之故亶罷畏坐左轉宗正丞出提點夔州路刑獄元
祐初請祠歸洛畏恐得罪於司馬光嘗曰畏官夔峽雖
深山羣獠聞用司馬光皆相賀至光卒畏復曰司馬光
若知道更是臯夔稷契以不知道故於政事未盡也
呂大防劉摯為相俱與畏善用畏為工部員外郎除監
察御史擢殿中侍御史畏助大防攻摯十事并言梁燾

王巖叟劉安世朱光庭皆其死黨必與為地既而燾等
果救摯皆不納摯罷蘇頌為相畏復攻頌以留賈易除
書為頌罪頌罷畏意欲蘇轍為相宣仁后外召范純仁
為右僕射畏又攻純仁不報畏本附轍知轍不相復上
疏詆轍不可用其傾危反覆如此百僚莫不側目遷侍
御史畏言事之未治有四曰邊疆曰河事曰役法曰內
外官政時有旨令兩省官舉臺官畏言御史與宰執最
為相關之地宰執既不自差使其屬舉之可乎太常博

士朱彥以議皇地示祭不同自列乞罷畏言彥據經論
理若彥罷出恐自是人務觀望不敢以守官為義宣仁
后崩呂大防欲用畏諫議大夫范純仁以畏非端士不
可大防乃遷畏禮部侍郎及大防為宣仁后山陵使畏
首背大防稱述熙寧元豐政事與王安石學術哲宗信
之遂薦章惇呂惠卿可大任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有
紹述意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畏復考悉下之拔畢漸
第一惇入相畏遣所親陰結之曰畏前日度勢力之輕

重遂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方欲逐呂蘇二人
覺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首為相公開路者
也惇至徙畏吏部引以自助中書侍郎李清臣知樞密
院安燾與惇不合畏復陰附安李惇覺其情又曾布蔡
卞言畏平日所為於惇遂以寶文閣待制出知真定府
天下於是目為楊三變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
紹聖也尋落職知虢州入元祐黨後知郢州復集賢殿
修撰知襄州移荆南提舉洞霄宮居于洛未幾知鄧州

再丐祠以言者論列落職主管崇禧觀蔡京為相畏遣
子姪見京以元祐末論蘇轍不可大用等章自明又因
京黨河南尹薛昂致言於京遂出黨籍尋復寶文閣待
制政和二年洛人詣闕請封禪嵩山畏上疏累千餘言
極其諛佞方治行得疾卒年六十九畏頗為縱橫學有
才辯而多捭闔與邢恕締交其好功名富貴亦同然恕
疎而多失畏謀必中其究俱為縉紳禍云

崔台符字平反蒲陰人中明法科為大理詳斷官校試

殿惟仁宗賜以盡美二字熙寧中文彥博薦為羣牧判官除河北監牧使入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問欲舉法舉朝以為非台符獨舉手加額曰數百年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己故用之歷知審刑院判少府監復置大理獄拜右諫議大夫為大理卿時中官石得一以皇城偵邏為獄台符與少卿楊汲輒迎伺其意所在以鍛鍊笞掠成之都人惴栗至不敢偶語數年間斃文法者且萬人官制行遽刑部侍郎官至光祿大夫元

祐初御史林旦上官均發其惡出知潞州又貶秩徙相
州後兼監牧使卒年六十四舊制武臣至內殿崇班始
蔭其族台符言文吏州判司猶許用蔭武臣五歲一遷
自借職四十年乃得通朝籍輕重不相準請自供奉官
即用蔭從之嘗使遼至其朝久立帳前僨者不贊導問
其故曰太子未至台符謂之曰安有君父臨軒而臣子
偃蹇不至久立使者禮乎僨者懼贊導如儀

楊汲字潛古泉州晉江人登進士第調趙州司法參軍

州民曹潯者兄遇之不善兄子亦加侮焉潯持刀逐兄子兄挾之以走潯曰兄勿避自為姪爾既就吏兄子云叔欲絀吾父止而殺之吏當潯謀殺兄汲曰潯呼兄使勿避何謂謀州用其言讞上潯得不死主管開封府界常平權都水丞與侯叔獻行汴水淤田法遂釀汴流漲潦以溉西部瘠土皆為良田神宗嘉之賜以所淤田千畝提點淮西刑獄提舉西路常平修古芍陂引漢泉灌田萬頃召判都水監為大理卿遷刑部戶部侍郎元祐

初以寶文閣待制知廬州崔台符被劾汲亦落職知黃州歷徐襄越州紹聖中復為戶部侍郎卒

呂嘉問字望之以蔭入官熙寧初條例司引以為屬權戶部判官筦諸司庫務行連竈法於酒坊歲省薪錢十六萬緡王安石用魏繼宗議即京城置市易務命嘉問提舉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并之家輒取利神宗去之安石執不可居二年連以羨課受賞神宗聞其擾民語安石安石曰嘉問奉法不公以是媒怨神

宗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大傷國體安石
偽辯自解神宗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為不便安石
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七年旱帝憂心惻怛語韓維
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
奏曰此皆百姓所願不如人言也嘉問言朝廷所以許
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議者乃欲
除去是殆不然今吏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
得之半市易所收免行錢亦未足以償倉法所增之祿

以此推窮則利害立見矣初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具上曾布代向不平會神宗出手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繼宗憤嘉問掠其功列其與初議異者布得實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而為兼并之事神宗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至三司召繼宗及市賈問狀其辭同乃脅繼宗使誣布語言增加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神宗欲聽之安石不可神宗遂詔中書曰朝廷

設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宜釐定其制布見神宗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所為駸駸乎間架除陌矣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詔四方笑神宗頷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惠卿既執政前獄遂成布得罪嘉問亦出知常州明年安石復相召檢正中書戶房安石罷以知江寧府歲餘轉運使何琬劾嘉問營繕越法徙潤州復坐免久之入為吏部郎中

光祿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于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賞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於是削嘉問三秩黜知淮陽軍悉罪前被賞者紹聖中擢寶文閣待制戶部侍郎加直學士知開封府專附章惇蔡卞多殺不辜焚去案牘以減口嘗薦鄒浩浩南遷坐罷知懷州徽宗時屢暴其宿惡至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郢州安置

然為蔡氏所右其壻劉達蹇序辰其死友鄧洵武羽翼之故不久輒起以龍圖閣學士大中大夫卒年七十七贈資政殿學士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藁以示王安石公弼以是斥于外呂氏號為家賊故不得與呂氏同傳

李南公字楚老鄭州人進士及第調浦江令郡猾吏恃守不輸負租南公捕繫之卒寘諸法知長沙縣有姦婦攜兒以嫁七年兒族取兒婦謂非前子訟于官南公問

兒年族曰九歲婦曰七歲問其齒曰去年毀矣南公曰男八歲而亂尚何爭命歸兒族熙寧中提舉京西常平提點陝西河北刑獄京西轉運副使入為屯田員外郎南公有女皆適人而同產女弟年三十不嫁寄他妹家為御史所論罷主管崇福宮為河北轉運副使先是知澶州王令圖請開迎陽歸舊河於孫村置約回水東注南公與范子奇以為可行且欲於大吳北進鋸牙約河勢歸故道朝廷命使者行視兩人復以前議為非云迎

陽下瞰京師孫村水勢不便又為御史所論詔罰金加
直祕閣知延安府夏人犯涇原南公出師擣其虛夏人
解去進直龍圖閣擢實文閣待制知瀛州拜戶部吏部
侍郎戶部尚書歷知永興軍成都真定河南府鄭州擢
龍圖閣直學士初哲宗主入廟南公修奉希執政指請
祔東夾室禮官爭之不得及更建廟室坐前議弗當奪
學士未幾復之遂致仕卒年八十三南公為吏六十年
幹局明銳然反覆詭隨無特操識者非之子諱

此宋史
下有

李南公子諱附傳及董必
傳俱無善蹟足錄竝從刪

虞策字經臣杭州錢塘人登進士第調台州推官知烏
程縣通判蘄州通判蔣之奇以江淮發運上計神宗訪
東南人才以策對王安石禮李常咸薦之擢提舉利州路
常平湖南轉運判官元祐五年召為監察御史進右正
言數上書論事西夏未順命策言今邊備解弛戎備不
修古之人善鎮靜者警備甚密務持重者謀在其中未
有鹵莽閭疎而曰鎮靜持重者又乞詔內而省曹寺監

外而監司守令各得以其職陳朝政闕失百姓疾苦星
文有變乞順天愛民警戒萬事思治心修身之道勿以
宴安為樂哲宗納后上正始要言遷左司諫曾肇以議
北郊事與朝論不合免禮部侍郎為徐州策時權給事
中還其命以肇禮官不當以議禮得罪不從帝親政條
所當先者五十六事後多施行遷侍御史起居郎給事
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青州改杭州過闕留為戶部侍郎
歷刑部戶部尚書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成都府入

為吏部尚書疏請徽宗均節財用屬疾祈外加龍圖閣學士知潤州卒于道年六十六贈左正議大夫策在元祐紹聖時皆居言職雖不依人取進亦頗持兩端故黨議之與已獨得免弟奕

奕字純臣第進士崇寧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沼相饑徙之東路既而西部盜起復徙提點刑獄時朝廷將遣兵逐捕奕條上方畧請罷勿用而自計討賊不閱月可定轉運使張捕以為不可宰相主博策數月不効卒用奕議悉降之擢監察御史親祭北郊燕人趙

良嗣為祕書丞侍祠奕白具長曰今親衛不用三路人而良嗣以外國降子顧得預祠事可乎長用其言具以請不報陽武民傭於富家其室美富子欲私之弗得怒殺之而賂其夫使勿言事覺府縣及大理繫獄奕受詔鞠訊皆伏辜坐漏泄語言罷去再踰年還故職提點河北刑獄自何承矩創邊地為塘濬有定界既中貴人典領以屯田開拓為功肆侵民田民上訴屢出使者按治皆不敢與直奕曲折上之疏其五不可詔罷屯田加直祕閣淮南轉

運副使人為開封少尹故時大理開封治獄得請實蔽
罪具後率任情棄法法益不用奕言廷尉持天下平京
師諸夏本法且不行何以示萬國請自今非情法實不
相當毋得輒請從之遷光祿卿戶部侍郎睦州亂以龍
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寇平論勞增兩秩還為戶部內
侍總領內藏予奪頗已視戶部如僚屬度支郎方討理
滯奉中旨令開封尹與總領者來奕白宰相曰計臣不
才當去之而易能者不可使他人侵其官即自効不稱

職詔為罷內侍而徙奕工部襲慶守張滂使郡人詣闕
請登封東平守王靚諫以京東歲凶多盜不當請封為
政者不悅將罪靚奕言靚憂民愛君所當獎激奈何用
為罪乎靚獲免未幾卒年六十贈龍圖閣學士

郭知章字明叔吉州龍泉人第進士從劉彝廣西幕府
知浮梁分寧縣黃履薦為御史以憂不克拜知海州濮
州提點梓州路刑獄復以鄭雍顧臨薦為監察御史哲
宗親政上書請用淳化天禧詔增諫官員又比歲選授

監司多繇寺監丞不過知縣資序外官莫重於部使者豈宜輕用若是宜稍限以節如轉運判官擇實任通判者提點刑獄擇實任郡守者然後攷其治理簡拔用之又言自大河東北分流生靈被害今水之趨東者已不可遏順而導之開北而行東其利百倍矣遷殿中侍御史言先帝辟地進壞建策四砦據高臨下扼西戎咽喉元祐用事者委而棄之願討蹟議奏顯行黜罰史院究神宗實錄誣罔事知章請貶治呂大防等紹聖復制科知章校試言先朝既

策進士即廢此科近年復置誠無所補遂復罷又請復元豐役法大抵迎合時好進左司員外郎改左司諫嘗言爵祿慶賞以勸天下之善刑罰誅戮以懲天下之惡願無假借大臣使行私恩快私忿忠於陛下者必見忌大臣黨於大臣者必上負陛下惟明主裁察權工部侍郎為中書舍人遼使蕭德崇來為夏人請還河西地命知章報聘知章曰夏人累犯邊法當致討以北朝勸和之故務為優容彼若恭順如初當自有恩旨非使人所能預知也

歸未至坐嘗主導河東流議以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徽宗立曾布用為工部侍郎加寶文閣直學士知太原府召拜刑部尚書知開封府為翰林學士言者又論河事罷知鄧州旋入黨籍數年復顯謨閣直學士政和初卒

劉拯字彥修宣州南陵人進士及第知常熟縣有善政縣人稱之元豐中為監察御史歷江東淮西轉運判官提點廣西刑獄紹興初復為御史言元祐修先帝實錄以司馬光蘇軾之門人范祖禹黃庭堅秦觀為之竄易增減誣毀

先烈願明正國典又言蘇軾貪鄙狂悖無事君之義嘗議
罪抵死先帝赦之敢以怨忿形於詔誥醜詆厚誣策試館
職至及王莽曹操之事願正其罪以示天下時祖禹等
已貶軾謫英州而拯猶驚視不愜也進右正言累至給
事中徽宗立欽聖后臨朝而欽慈后葬大臣欲用妃禮
拯曰母以子貴子為天子則母乃后也當改園陵為山陵
又言門下侍郎韓忠彥雖以德選然不可啓貴戚預政之
漸帝疑其阿私觀望黜知濠州改廣州加寶文閣待制

以吏部侍郎召還帝稱其議欽慈事褻進而秩遷戶部尚書蔡京編次元祐姦黨拯言漢唐失政皆分明黨今日指前人為黨安知後人不以今人為黨乎不若定為三等某事為上某事為中某事為下而不斥其名氏京不樂又言戶部月賦入不足償所出京益怒徙之兵部旋罷知蘄州徙潤州張商英入相召為吏部尚書拯已昏憤吏乘為姦又左轉工部以樞密直學士知同州時商英去位侍御史洪彥昇併劾之削職提舉鴻慶宮卒

錢適字德循婺州浦江人以進士甲科調洪州推官累
通判越州至校書郎徽宗立擢殿中侍御史中丞豐稷
論其回邪不可任風憲不報稷復言必用適則願罷臣
乃以提舉湖北常平崇寧初召為都官員外郎殿中侍
御史劾曾布援元祐姦黨擠紹聖忠賢布去遷侍御史
閱兩月進中丞蔡京謀取青唐適助成其議會籍元祐
黨適以為多漏略給事中劉逵駁之左轉戶部侍郎俄
遷工部尚書兼侍讀踰年以樞密直學士知穎昌府言

者疏其罪黜為滁州稍復顯謨閣待制直學士徙宣州
復為工部尚書舉馮澥自代謂澥趣操端勁古人與稽
嘗建明典禮忠義凜凜措紳歎服言者又疏其罪以待
制知秀州中書舍人侯綬封還之又奪待制久之還故
職改述古殿直學士屏居十五年方臘陷婺適逃奔蘭
溪為賊所殺年七十二

按宋史此下有石豫左膚附傳
及許敦仁傳均無事蹟足錄並

從
刪

吳執中字子權建州松溪人登嘉祐進士第歷官州縣

同門壻呂惠卿方貴盛不肯附以取進凡三十餘年始
提舉河南常平連徙河東淮南江東轉運判官提點廣
東刑獄入為庫部吏部右司郎中大觀初擢兵部侍郎
二年進御史中丞論開封府內侍省京畿秦鳳違法干
請詔獎其得風憲體又言開封之治事大理之決獄將
作之營繕榷貨之入中皆職所當為乃妄以為功一歲
遷官至五六宜行抑損遂詔自今但賜束帛鄭居中知
樞密院執中言外戚不宜在政地帝還其章而諭所以

用居中之意初蔡京忌張康國故引執中居言路執中
先劾劉炳兄弟宋喬年父子皆京客也帝嘗語執政嘉
其不阿康國曰是乃為逐臣地耳已而章果至帝怒黜
知滁州未幾徙越州石公弼以為執中反復得罪未宜
殿大府改提舉洞霄宮以集賢殿修撰知揚州加顯謨
閣待制知河南府道過都復拜中丞帝以星變逐蔡京
言者未已執中謂進退大臣當全禮貌於是為京下詔
京得不重貶龐恭孫趙適開梓潼諸夷州執中乞正其

罪又言八行之舉所得皆鄉曲常人不足以爲士願下
太學攷其道藝而進退之所論多施行遷禮部尚書張
商英罷御史張克公言執中與商英皆由郭天信以進
除樞密直學士知越州尋降待制又奪職卒于家

按宋史此

下有吳材傳無事
蹟足錄今從刪

劉禹字子蒙開封東明人初名炳賜今名元符末進士
甲科起家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兄煇通樂
律煇死蔡京擢禹大司樂付以樂正遂引蜀人魏漢津

鑄九鼎作大晟樂曷撰鼎書新樂書皆漢津妄出已意
而曷為緣飾語在樂畧累遷給事中京置局議禮曷又
頌之為翰林學士改工部尚書提舉紀元歷有所損益
為吳執中所論以顯謨閣直學士知陳州曷與弟煥皆
侍從而親喪不葬坐奪職罷郡復以事免官京再輔政
召為戶部尚書曷嘗為京畫策排鄭居中故京力援曷
由廢黜中還故班御史中丞俞鼎孫發其姦利事京徙鼎
他官徽宗所儲三代彝器詔曷討定凡尊爵俎豆盤匱

之屬悉改以從古而載所制器於祀儀令太學諸生習肄雅樂閱試日曷與大司成劉嗣明奏有鶴翔宮架之上再為翰林學士東宮建為太子賓客又還戶部大理議戶絕法若祖有子未娶而亡不得養孫為嗣曷曰計一歲諸路戶絕不過得錢萬緡使歲失萬緡而天下無絕戶豈不可乎詔從其議加宣和殿學士知河南府積官金紫光祿大夫與王宋交通事敗開封尹盛章議以死刑部尚書范致虛為請乃長流瓊州元年五十七

宋喬年字仙民宰相庠之孫也父充國刻意問學以鄉書試禮部既自謂宰相子輒罷舉仁宗知之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簽書河南判官判登聞鼓院知太常禮院英宗祔廟議者欲祧僖祖藏夾室充國請配感生帝為宋始祖從之東西府建上二歲以戒大臣大臣不憚會廟饗宿齋其妻遣兩妾至寺充國自劾罷禮院遂致仕充國性剛介孝於奉親平居得微物必先薦家廟乃敢嘗官至大中大夫卒喬年用父蔭監市易坐與倡女

私及私後吏失官落拓二十年女嫁蔡京子攸京當國
始復起用崇寧中提舉開封縣鎮府界常平改提點京
西北路刑獄賜進士第加集賢殿修撰京畿轉運副使
進顯謨閣待制為都轉運使改開封尹以龍圖閣學士
知河南府京罷相諫議大夫毛注御史中丞吳執中交
擊之貶保靜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京復相還舊官知
陳州政和三年卒年六十七謚曰忠文子昇

昇字景裕宗寧初由譙縣尉為勅令剛定官數年至殿

中少監時喬年尹京父子依憑蔡氏陵轢士大夫陰交
諫官蔡居厚使為鷹犬以徽猷閣待制知陳州喬年貶
昇亦謫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未幾知應天府喬年卒起
復為京西都轉運使泣葺西宮及修三山新河擢至顯
謨閣學士方是時徽宗議謁諸陵有司預為西幸之備
昇治宮城廣袤十六里創廊屋四百四十間費不可勝
會縣漆至灰人骨為胎盡發洛城外二十里古冢凡衣
冠壘兆大抵遭暴掘用是遷正議大夫殿中監又奉命

補治三陵泄水坑澗計役四百九十萬工未幾卒贈金

紫光祿大夫延康殿學士諡曰恭敏

按家史此下有強湖明傳無事蹟足

錄今從刪

蔡居厚字寬夫熙寧御史延禧子也延禧嘗擊呂惠卿

兄弟有直名居厚第進士累官吏部員外郎大觀初拜

右正言奏疏曰神宗造立法度曠古絕擬陛下繼志廣

聲政事具舉願如明詔勅有司勒為成書以明一代之

制遽起居郎進右諫議大夫論東南兵政七弊及言學

官書局皆為要塗宜公選實學多聞之士無使庸常之徒得以幸進河北河東羣盜起太原真定守皆以不能擒捕罪去居厚言將帥之才不儲養於平時故緩急無所可用宜令觀察使以上各舉所知又言比來從事於朝者皆姑息胥吏至用為耳目倚為鄉導假借色辭過為卑辱浸淫及於侍從今廟堂之上稍亦為之願重為之制改戶部侍郎言者論其在諫省時為宋喬年父子用以集賢殿修撰知秦州降羌在州者逸入京師訴事

坐失察削職罷蔡京再相起知滄陳齊三州加徽猷閣
待制為應天河南尹初建神霄宮度地汙下為道士交
訴徙汝州久之知東平府復以戶部侍郎召未至又以
知青州病不能赴未幾卒

按宋史此下有劉嗣明傳無事蹟足錄今從刪

蔣靜字叔明常州宜興人第進士調安仁令俗好巫疫
癘流行病者寧死不服藥靜悉論巫罪聚其所事淫像
得三百軀毀而焚諸江知陳留縣與屯將不協罷去徽
宗初立求言靜上言多詆元祐間事蔡京第為正等擢

職方員外郎中書舍人吳伯舉封還之京怒黜伯舉明年遷國子司業帝幸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服金紫進祭酒為中書舍人以顯謨閣待制知壽州徙江寧府茅山道士劉混康以技進賜號先生其徒倚為姦利奪民輦場彊市廬舍詞訟至府吏觀望不敢治靜悉抵於法徙睦州移病提舉洞霄宮越九年召為大司成出知洪州復告歸加直學士卒年七十一贈通議大夫

賈偉節開封人第進士累擢兩浙轉運判官條上民間

利病加直祕閣為江淮發運副使蔡京壞東南轉般法為直達綱偉節率先奉承歲以上供物徑造都下籍催諸道通負造巨船二千四百艘非供奉物而輒運載者請論以違制花石海錯之急切自此而興論功進秩遂拜戶部侍郎改刑部歲餘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卒

崔鷗字德符雍丘人父毗徙居潁州遂為陽翟人登進士第調鳳州司戶參軍筠州推官徽宗初立以日食求

言鷗上書其畧曰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
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
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夫乘時抵巇以
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
謁踴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姦可也以奇技淫巧
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
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
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壅蔽之罪謂之姦可也凡

此數者先有之乎惇有之乎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為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光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

喑默以為得計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
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
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
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
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
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
意解矣帝覽而善之以為相州教授後蔡京復籍上書
人以鷗為邪等免所居官久之調績溪令移病歸始居

邾城治地數畝為娑娑園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長少
悉尊師之宣和六年起通判寧化軍召為殿中侍御史
既至而欽宗即位授右正言疏言詔書詔諫臣直論得
失以求實是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也數十年來王公
卿相皆自蔡京出更持政柄無一人立異安得實是之
言聞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漸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
學之盛也漸尚敢為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
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

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
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
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
矣而漸猶以為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仁宗英宗選
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
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
京倡為紹述之論以欺人主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
京置腹心考定之同己為正異己為邪漸與京同者也

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蠹
再破壞邪京森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
之願斬之以謝天下忽得孳疾不能行三求去乃以龍
圖閣直學士主管嵩山崇福宮命下而卒鷗平生為文
至多輒為人取去篋無留者詩清峭雄深有法度無子
壻衛昂集其遺文傳於世

張根字知常饒州德興人少入太學甫冠第進士調臨
江司理參軍遂昌令當改京秩以四親在堂冀以父母

之恩封大父母而貤妻封及母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
志時年三十一屏處十年曾布曾肇鄒浩及本道使者
上其行義徽宗召詣闕為帝言人主一日萬幾所恃者
心耳願陛下清心省欲以窒禍亂之原遂請罷錢塘製
造局帝改容嘉美以為親賢宅教授未幾通判杭州提
舉江西常平內侍走馬承受舉劾一路以錢半給軍衣
非是自轉運使郡守以下皆罷根言東南軍法與西北
殊此事行之百五十年矣帥守監司分朝廷憂顧使有

罪猶當審處豈宜以小奄尺紙空十郡吏哉詔皆令復
還又言本道去歲蠲租四十萬而戶部責償如初祖宗
立發運上供額而給本錢數百萬緡使廣糴以待用比
希思者乃獻為羨餘故歲計不足至為無名之斂詔貸
所蠲租而以糴本錢還之六路洪州失官錫繫治兵吏
千計根曰此有司失於幾察之過也今羅取無罪之人
責以不可得之物何以召和氣乃罷其獄大觀中入對
言陛下幸滌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議論不一觀望

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而有
司以大臣仇怨廢錮自如為治之害莫大於此願思所
以勵勅之即命為轉運副使改淮南轉運使加直龍圖
閣上書請常平止聽納息以塞無并下戶均出役錢以
絕姦偽市易惟取淨利以役商賈雖名若非正然與和
賈不礙其直什買而使之倍輸額外無名無數之斂有
間矣又請分舉官為三科一縣令二學官三縣丞曹州
郡亦分三等明言其人某材堪充某州某官某縣令吏

部據以注擬則令選稍清視平配硬差遠矣詔吏部戶部相度以聞根又以水災多乞蠲租賦散活口米常平青苗米振貸流民詔褒諭之使兩浙解不行乃具疏付驛遞奏大畧謂今州郡無無月之儲太倉無終歲之積軍須匱乏邊備缺然東南水旱盜賊間作西北二國窺伺日久安得不豫為之計因條列茶鹽常平等利病之數遂言為今之計當節其大者而莫大於土木之功今羣臣賜一第或費百萬臣所部二十州一歲上供財三

十萬緡曾不足給一第之用以寵元勲盛德猶慮不稱
況出於閭閻干澤者哉又其次如錫帶其直雖數百緡
亦必斂於數百家而後足今乃下被僕隸使混淆公卿
間賢不肖無辨如以其左右趨走不欲墨綬當別為制
度以示等威可也書奏權倖側目謀所以中傷之者言
交上帝察根誠不之罪也尋以花石綱力陳其弊益忤
權倖乃擿根所書奏牘注切草略為傲慢不恭責監信
州酒既又言根非詆常平之法以搖紹述之政再貶濠

州團練副使安置柳州尋以討淮賊功得自便以朝散大夫終于家年六十根性至孝父病蠱戒鹽根為食淡母嗜河豚及蟹母終根不復食母方病每至雞鳴則少蘇後不忍聞雞聲子壽自有傳

按家史此下有根弟模附傳模附蔡京父子官

至中書舍人無善蹟足錄今從刪

任諒字子諒眉山人徙汝陽九歲而孤舅欲奪母志諒挽衣泣曰豈有為人子不能養其親者乎母為感動而止諒力學自奮年十四即冠鄉書登高第調河南戶曹

以兵書謁樞密曾布既見覺不能合徑去布為相猶欲
用之諒予書規以李德裕事布始怒將之奇章案在樞
府薦為編修官布持其奏不下為懷州教授徽宗見其
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擢提舉夔路學事歷京西河北
京東改轉運判官著河北根本籍凡戶口之升降官吏
之增損與一歲出納奇贏之數披籍可見上之朝張商
英見其書謂為天下部使者之最提點京東刑獄梁山
樂漁者習為盜蕩無名籍諒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

輒入他縣地錯其間者饒石為表盜發則督吏名捕跡
無所容加直祕閣徙陝西轉運副使降人李阿雅卜知
邊廩不繼陰闕地害粟而叛遺西夏統軍書稱定邊可
唾手取諒謀知其謀亟輸粟定邊及諸城堡且募人發
所窖得數十萬石阿雅卜果入寇失藏粟七日而退他
日復圍觀化堡而邊儲已足阿雅卜遂解去加徽猷閣
待制江淮發運使蔡京破東南轉般漕運法為直達綱
應募者率游手亡賴盜用乾沒漫不可核人莫敢言諒

入對首論之京怒會汴泗大水泗州城不沒者兩板諒
親部卒築隄徙民就高賑以米粟水退人獲全京誣以
為漂溺千計坐削籍歸田里執政或言水災守臣職發
運使何罪帝亦知其枉復右文殿修撰陝西都轉運使
尋復徽猷閣待制進直學士童貫更錢法必欲鐵錢與
銅錢等物價率十減其九詔諒與貫議諒言為六路害
寢其策加龍圖閣直學士知京兆府徙渭州以母憂去
宣和七年提舉上清寶籙宮修國史初朝廷將有事於

